

自己的灵魂

影视批评：话语的重建

徐洲赤 著

自己的灵魂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浙江省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浙江广播电视研究院研究成果
浙江省重点学科戏剧戏曲学研究成果

自己的灵魂

——影视批评：话语的重建

徐洲赤 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己的灵魂：影视批评：话语的重建 / 徐洲赤著
—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043-6515-6

I. ①自… II. ①徐… III. ①电影评论—文集②电视
评论—文集 IV. ①J9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1965 号

自己的灵魂——影视批评：话语的重建

徐洲赤 著

责任编辑 张安平

封面设计 朋 歌

责任校对 李美清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pt.com.cn

电子信箱 crt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37(千)字

印 张 23.75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6515-6

定 价 5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口传时代的怀想

——怀念周时杰，一个说书艺人、口传时代的传播者

(自序)

外公周时杰，一个离开这个世界快三十年的逝者，所有与他身体有关的一切都已化作泥土，滋生了无数代的草木；所有与他精神有关的一切都已化作血脉，在家族的脉管里悄悄流淌。

我的外公曾经是口传时代的一个非影像传播者——说书艺人。他经历的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他的壮年正逢战乱，整个时代都陷于困顿窘迫、颠沛流离之中，外公只是洪水浊浪中的一点微沫、一根草茎，辗转飘零。他教过书，但战火让他逃离家乡，无处安身。他拖家带口在数处异乡安家，又走向更远的异乡。在异乡的街头，他走进茶馆，成为一个说书艺人，用《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传承民族的记忆和英雄史诗，乃至演化成民间的精神养分，给乱世中的人们提供一点心灵的慰藉。正如略萨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家致辞中所言：“当说书人开始用他的故事装点生活的时候，我们的文明也比之前少了些残酷。”那个时候严格来说，还不是一个阅读的时代，因为没有高度普及的文化教育，书场才是真正的历史课堂和精神教堂。那时候也没有视觉的泛滥，电视机的普及差不多只是上个世纪



90年代的事，而那时外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很多年了。

解放后，茶馆没有了，因为政治集会和学习取代了所有的公众活动，一个口传艺人失去了他所有的听众。外公被安排在医院，他不懂医术，他成为挂号窗口里的一个收费者，他的灵魂也就此囚禁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只有在每年三十的晚上，他会在家说起三国的故事，他会在说完一段之后发出一声浩叹。比如有一年他说诸葛亮之死：诸葛亮扶病遥祭天边那一颗摇摇欲坠的将星——自己的命运之星，但是，性急的魏延把他的灯给撞灭了——这就是命运，个人的命运，也是历史的命运，个人努力无法扭转冥冥中的天意！外公将诸葛亮的浩叹化作自己的浩叹。然后，开始探讨起魏延是否真有反骨的问题。但他的子女们都还年轻，大多不能说出如他浩叹般深切的意见。因为，他们还没有像外公那样在命运的深处艰难跋涉过，虽然现在他们都已经比外公还要衰老了。但关键是，他们无法体会外公作为一个口传文化传承者的使命感。当年外公在浩叹的时候，我仅仅七八岁，我怀着无穷的兴趣，渴望外公那形神具备、绘声绘色的讲述，但是，外公总是很快就以他的痛切的浩叹结束他的故事，让我每次都带着深深的遗憾踏着夜色回去。

有一次的话题是三国中的一个次要却又不可或缺的人物张松。“其人生得额馒头尖，鼻僵齿露，身短不满五尺”，却是口才绝佳，过目成诵。外公最为推崇的却不是其过目成诵的本领，乃是其读书人的风骨。《三国演义》是这样记载的，曹操因张松对自己言语不逊颇为不快，便让他次日去看自己点兵，欲以武力威赫之——

“至次日，与张松同至西教场。操点虎卫雄兵五万，布于教场中。果然盔甲鲜明，衣袍灿烂；金鼓震天，戈矛耀日；四方八面，各分队伍；旌旗扬彩，人马腾空。松斜目视之。良久，操唤松指而示曰：‘汝川中曾见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不曾见此兵革，但以仁义治人。’操变色视之。松全无惧意。”

我想，所谓仁者之勇，便是张松这样的！外公对这一段以说书人的绚



烂辞藻与细节铺陈来加以演义，听来更是酣畅淋漓，让人心向往之。此时，外公双目圆睁，手拍桌案，意气奋发，哪里有他平日蜷缩着的暮气和老态。

外公的去世是非常突然的一件事。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严寒突然击垮了外公的健康，他坐在一辆手推车上，目光已经散乱，却仍然能够清醒地指挥舅舅和我如何将车子拉出曲里拐弯的弄堂奔向医院。医院总是个让人放心的地方吧？第二天中午，我还在上班，突然传来消息，外公去世了（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我至今记不起来当时是怎么让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我赶到医院，舅舅在给他擦洗身子。赤裸的外公是那么的瘦弱，只有他的那颗头颅，那颗充满口传时代无数鲜活记忆的头颅，仍然那么硕大，从肩膀上垂落下来，随着身子的转动晃荡着，就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支撑起他一生的命运一样。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情景我仍然记得异常清晰。

我对外公的无法忘怀，既因为他是我血脉中唯一留下记忆的源头，我能够触摸到我秉性中许多来自于他那里的东西，也因为他是一个智者，一个命运多桀、怀才不遇的艺人，一个常常对不幸者施以深切同情的仁者。我工作之后最初在一个乡村中学教书。那个时候的老师没有社会地位，身份也非常复杂，有公办教师、民办教师……最没有地位的是代课教师，随时可能走下讲坛，回归农民。这样的差异使得当时的学校成为最令人压抑的环境。我的一位女同事是代课教师，也是一位文学青年，终于在一个周末的夜晚，跑到几十里路之外的异地去卧轨自杀了。外公听我转述此事之后，竟彻夜未眠，为这位素不相识的自杀者写了一篇长长的悼文，痛彻之词，溢满纸面。在很多年里，外公的悲悯情怀和他潜在的艺术天赋局促于医院的小小的挂号窗口里，无缘窥见天日，他的激情慢慢消磨在一分两分的挂号费里。他也无缘再走上街头，在人群里于酣畅淋漓中惊堂一拍，唤醒众人内心深处那所有关于民族和历史的生动记忆。他的浩叹、他的才情都和那个口传时代一起远去、消失。我怀念外公，更是怀念一个伟大的、充满原始想象力和悲悯情怀的口传时代。



仅仅大概一百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三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口传时代、书写时代、视觉时代。在我看来，口传文化更接近传承的本意，口传时代的表达更具有宏大叙事的性质，它必须连接过去和未来，让一代代人的生存和死亡成为一条记忆之河。荷马没有眼睛，但他创造了一个诸神的世界。每当我于清明的细雨中或新年的清冷中立于外公的坟前，内心总有一刻似乎在进行一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我们若断若续的对话就如碑座前那一缕香火，细弱得似乎随时就要消散，我为之无比担心。就算它是消散在我们的血脉里，但也要有迹可循啊！我的担心是因为，这个时代不再有外公这样的口传艺人存在的理由。外公的生命还在的时候，口传时代就已结束。

茶馆消失了，书场消失了，当文字变得普及的时候，书写便日益沦为个人化的表达手段，它不再具有承担和完成集体记忆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具有史诗质感的伟大作品变得稀少。尼尔·波茨曼说：“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①但假如把这些书写看作一个整体，那么，虽然其中有许多很快就走向腐朽，但留下来的，仍然是非常宝贵的记忆。退休之后的外公，更是只能困在家里。但他用他生命的最后那几年，用心去写一部书，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或者说是张恨水体小说，写了一对乱世中的男女的悲欢离合故事。书的标题叫《落霞与孤鹜》。这个书名直至今日，方能让我体会到其中的无比苍凉和悲怆——落霞，一个时代落幕前短暂的美丽与灿烂；孤鹜，一只孤独的飞鸟，它的归宿将会在哪里？这虽然是一本关于男女爱情的书，但是，它何尝不是一本献给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的书呢？整本书，都是外公用毛笔，以印刷体般的蝇头小楷手书出来的，非

^① 尼尔·波茨曼：《娱乐至死》，章燕、吴燕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常漂亮，体现了一个旧式文人的非凡功力和坚守的意念。书中的语言也是旧式的，带着那个口传时代的深深的痕迹。因此，它在这个印刷时代显得格格不入。一段时期以来，这本书只在我们家族中阅读、流传，最后，在外公突然辞世之后，收藏在家族的长兄——大舅那里。大舅几度生出念头，想要自费出版，但是，似乎我们都认为出版后不会有多少读者会对之产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精神世界，它属于一个已经消逝的时代。大舅只能作罢。当然，我以为这或许更符合外公的本意，他只属于那个口传时代，即使他的作品成书，也是以手写的方式存世，坚守着他与印刷时代的距离。

这里我要说说我的大舅。大舅是个版画家，他把自己的思考刻进每一块木头的纹理里。当初他选择版画这种艺术形式不知道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但版画形式的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似乎是口传时代书写方式的一个传统遗留——那些遥远的洞穴壁画、岩画、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和口传的史诗一起，构成了族群延续的残缺的密码。我曾在2010年8月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一片巴比伦泥板，已经有4000年历史。它的内容最近刚刚被翻译出来，里面的故事和人类第一部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有关。上面的神谕这样说：“阿特拉哈西斯，听从我的劝告，你就能长生不死！……草拟并建造一艘圆形的船，并让它长宽相等。”这就是大洪水时期的方舟，和我们的想像不一样，它是圆形的。因为方舟不需要方向和目的地，它只是单纯地在水面上载沉载浮，一直到大水退去。我望着杂志上那块古老的泥板，它那些神秘的刻痕，多像一幅完美的版画。它证明我们流传下来的许多东西其实是真实的。大舅被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中的一幅作品是《乡村女会计》。这本书代表了建国以来最值得保存的美术杰作，这是任何人都值得自豪的。大舅那幅作品的画面是一个年轻美丽、朴实健壮的农村女青年在工棚里记账，画面充溢着那个时代人民当家作主的豪情和喜悦。但我却觉得他应该有更好的作品可以代替它。比如80年代创作的《醉秋》：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遮满了大部分画面，树下



躺着一位少女，她丰满的身体舒展着，身边零星散落着鲜红的果实。这是不知名的果实，是画家想象中的果实。整个画面充满了压抑已久被突然释放出来的艺术灵感和充沛的想象力。我仔细分析过两幅画面的潜在语意。从这两名乡村少女的肢体语言来看，前者俯在桌子上全神贯注地工作，身体是呈弓状向内收的，头上的头巾和胸前的双手遮住了女性的一切特征；而后者舒展的身体是向外打开的，充满了人性的渴望。这显然是两个时代的鲜明象征。但那本书收入前者而放弃后者，我想自有其道理。前者更能唤起我们对于一个特殊时代的感受，也就是它的时代记忆价值。

大舅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原来总是肤浅地以为，他所秉持的这个立场，只是那个年代过来人的一种惯性。90年代初期，人们欢呼一个市场经济时代和繁荣的商业社会的到来，大舅却对此表示出某种忧虑。我为此曾与他就他所思考的那些东西是否仍有价值进行争论，结果，他的一句话直接击中我的内心和灵魂深处，让我至今刻骨铭心。他睁大眼睛说：“但是，人剥削人的现象是不合理的啊！”他愤怒的语气和眼镜片后面坚定的目光一起向我直射而来，我所有对于新经济和新时代的狂热被这一句话击得粉碎。我这才明白，大舅所坚守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它们不是一堆概念和名词，而是一种和人的品性紧密相关的信念，一种对于人性的悲悯和关怀。那个时候，经过80年代的思想启蒙，我自认为我已经皈依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听了大舅这句话，我才知道，我这个人道主义者是多么的不纯粹。当大舅年纪大了，拿不动刻刀的时候，他便投入书写。他用杂文来表达他所坚守的东西，表达对一个时代的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愤怒。后来，大舅花了几年时间写出一部很厚的书，是一部关于个人命运的长篇小说：一个画家，在文革的乱世中如何坚持信念和良知的故事。作为小说的结构，似乎有些松散，但它的许多细节非常真实，书中的激情和外公一脉相承。这也算是对外公精神世界的一个延续。

我总是在扪心自问：外公有他所坚守的东西，大舅也坚守着他的内心，而到了我，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还有我所坚守的吗？



书写的黄金时代就要结束，一个汹涌的视觉时代如洪水猛兽一般到来。在这个视觉时代，美丽的想像力如明日黄花般迅速枯萎。声色喧闹，摧毁了纤细而脆弱的语言。要是外公看到今天影像中的《三国》、《赤壁》变成这样一种以女色娱人的模样——民族的记忆已死、民族的传统已死！他会情愿生活在靠语言和想像翅膀飞行的时代。我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曾经写过的那些文字，猛然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也成为视觉文化的囚徒，有时沉于声色，不觉自拔。80年代的另一位卧轨自杀者海子，在他的诗里喃喃地说——

有时，我独自一人
静静地坐在麦地里
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
没有了眼睛
也没有了嘴唇

我理解海子此处的意思，只有心灵才能唤醒诗意。我愿以此自序为自己警醒。无论此书好坏，我只把它看作我对外公的一种血脉相承。因此，此书献给外公，愿他在天堂获得幸福（还有我劳累一生的亲爱的外婆）！除了一张遗照，外公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任何视觉的东西。但是，我能够看见——我的外公，他走在黄昏的落日里，无边的绚烂的云霞从他的身后伸展开去，像无数的翅膀，带着他缓缓升起，在他的精神天堂里自由飞翔！

目录

上 辑 ◎ 理论 影视批评：话语的重建

第一章 引言：话语的审视·····	3
第二章 批评：关于思想的写作·····	13
第三章 影视批评：概念间的关系·····	29
第四章 体制话语：表扬的狂欢·····	39
第五章 意识形态话语：他人的思想·····	50
第六章 专业话语：学者的批评·····	74
第七章 民间话语：别样的视角·····	98
第八章 潮流话语：尖锐与甜腻·····	124
第九章 大众话语：喧嚣与尖叫·····	140
第十章 职业批评：何枝可依·····	166



下 辑 ◎ 实践：批评的视野

- ✿ 革命时期的文艺和暴力
——《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看和被看…………… 185
- ✿ 《潜伏》二题…………… 191
- ✿ 从“士兵”到“团长”
——《士兵突击》与《我的团长我的团》之比较…………… 196
- ✿ 覆巢下的爱情和范柳原的游离
——《倾城之恋》的禁忌改造…………… 201
- ✿ 新《三国》的美人戏…………… 204
- ✿ 新版《水浒》，有谱没谱…………… 208
- ✿ 谁是“路路·图马奇”
——《黎明之前》和美剧…………… 216
- ✿ 我们都爱坏女人
——《北风那个吹》的道德观…………… 222
- ✿ “风声”里的国共关系史
——从《风声传奇》到《建党伟业》…………… 230
- ✿ 爱情地道战…………… 238
- ✿ 洞穴困境…………… 245
- ✿ 有钱人的噩梦和小别扭
——《让子弹飞》和《非诚勿扰2》之比较…………… 252
- ✿ 征服者的盛典
——关于《南京！南京！》…………… 258



透过《阿凡达》的躯壳	262
人生应该有几集	273
我们需要党代表	277
淡紫色	279
菜饼子和枣丝糕	283
王家卫在家里也戴墨镜吗	287
钢丝录音机	290
上帝之手	293
不断消失的人生	299
偷窥与谍战	302
留白	
——《暗恋桃花源》	306
变异	
——《变异编年史》	310
港片的小人物传统	
——《十月围城》的视角	313
人鼠之间	316
深牢大狱里的阳光	
——《阳光像鲜花一样绽放》的悖谬	318
陈冲的大眼睑	320
走向乏味的结局	
——《中国达人秀》的价值观	322



❖ 榜单里的情书体 ——评《新周刊》年度电视榜·····	326
❖ “妻子”和“表妹” ——关于《西湖》的一个比喻·····	330
❖ 方言的问题 ·····	334
❖ 思想的逃犯 ·····	342
❖ 国家在哪里 ·····	346
❖ 红在哪个部位重要吗 ——关于《忐忑》的“人民体”批评·····	349
❖ 在台湾逛书店 ·····	352
❖ 科幻的宿命 ·····	356
❖ 消失的季节 ——由《立春》所想到的·····	360
后 记 ·····	365

上辑 

理论 影视批评：话语的重建



第一章 引言：话语的审视

—

“写书只为稻粱谋”。生活在体制的囚笼里的人们，现在还有谁是因为需要表达而写作的吗？还有人是因为激情而表达的吗？所有的话语都在萎缩、畸变，所有生长在传统枝干上的词句都不再饱满多汁，意象在消失，语言蜕变为一种平庸而乏味的工具，标题成为一种察言观色的小聪明，修辞成为掩饰真相的小手艺……那些雕章逐句的文章发表之后，没有人去看，文章的作者——他们自己也不再去看，因为那会让他感到无趣！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的话语系统被彻底改造过了，话语的真正功能在不断的改造中走向迷失，话语的本性已经不再是用来描述真理，而是用来掩护假象，实现了真正的言不由衷。当年杨绛先生写过一部小说《洗澡》，描写的是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对这部小说的深刻寓意值得进一步去解读。它其实表现了政治体系对于知识分子话语系统的一个改造过程。经过那一番改造，知识再也不会以属于自己的面孔来显现。个别漏网之鱼比如梁漱溟之流还在用“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样的带有个体精神印记的话语在抗争，但他很快被大批判话语淹没。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是漏网之鱼，李慎之称赞其“一个字都不理 30 年来统治